

药叫黄连，忧郁的钱歌，晴雪，万里孤行
毛泽东之死，张良论竹，三向警察
有水则好，在峡谷享受阳光，栈道，粉碎之后的塑造
关于男人，关于女人，敬仰冰心

朱鸿 著



药叫黄连

陕西人民出版社

药叫黄连

朱
鸿
著
•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药 叫 黄 连

朱 鸿 著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6 插页 187 千字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24-04048-7/I·918

定价:14.00 元



朱鸿与冰心老人合影

自序

—— 一个人拥有比较智慧的对世界的看法，似乎比拥有金钱和荣誉更重要，甚至比拥有健康更重要。一个人天生就可能带着残疾，一个人的财富和声望可能在

一瞬之间荡然无存，当然，一个人可能在平凡的生活之中，总是遇到不大不小的痛苦，而且，所有人都会面临生老病死的烦恼，总之，人难以绝对的幸福，长久的幸福。然而，一个人如果获得比较智慧的对世界的看法，面对无常的一切，他的心灵将保持一定的宁静。一天下午，我走在北方一个城市的街上，望着它灰色的喧嚣忽然这样思考。

我至今缺乏这样一个比较智慧的对世界的看法，我偏偏过于敏感，对人的伪善、残酷、鄙陋，总是引起强烈的反应，这破坏着我心灵的平安，对此，我感到遗憾。当然，一切展示着人性的事情，我听到了，看见了，都会引起我强烈的激动，即使独处一隅，我都流泪，自言自语地赞叹，而且，我希望朋友分享我的激动。大约一月之前，上海一家报纸发出倡议，要作家为希望工程捐献图书，我拿出了自己的一册散文集子，我的赠言是：爱就是人性！是的，爱就是人性！

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关于人的。我探索人怎么活着，如何面对他的生存环境。我当然探索着我自己。在寻找比较智慧的对世界的看法的过程中，我留下了一束新的作品，我是完全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灌注其中了。我相信我的心是坦诚的，没有任何伪饰。坦诚的心在世间往往会受到伤害，但是文学艺术离开了坦诚的心，却将一片苍白。这个阶段的收获就是这些。

去吧，我的这些散文！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六日于容堂

朱鸿，男，陕西长安人，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七日出生。一九八四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作家。发表散文三百余篇，出版散文集七部。作品多次获奖，入选多种版本。现在太白文艺出版社工作，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目 录

自序	1
药叫黄连	1
笑话	3
我家的蟋蟀	5
秋天来了	7
过去的书信	14
忧郁的钱歌	17
长江漂流	21
晴雪	26
痛苦电话	28
手	37
晴悔	41
衣着	45

万里孤行	48
叔叔的家园	59
张良论竹	65
哭泣的老牛	67
我的宇宙之门	73
毛泽东之死	76
南方过来的女人	83
乞丐之吻	88
换上西服	91
我爱我的姓	95
择偶之际对某男的建议	98
一个人的家	101
少女的金子	107
井陷	110
黄门的锁子坏了	113
三十二朵鲜花	117
雨天小睡	120
小姐酒井法子	123
三问警察	126
有水则好	128
在峡谷享受阳光	131
崂山记洞	134
栈道	136
遥远的鄂尔多斯	139
粉碎之后的塑造	148

走遍关中	151
祭炎帝	168
关于男人	170
关于女人	173
古都文化与西安人	178
景仰冰心	186
女儿的红花	189
我的两个老师	193
祭	196
李沙铃小记	201
邢小利小记	205
刘路小记	208
程浩小记	212
劳实小记	215
卫朝丰小记	218
刘巧儿小记	221
容堂人论	224
黄帝	224
孔子	228
秦始皇	232
蔡伦	235
容堂言论	238
编辑	238
读书	240
熏陶	241

化妆	244
谄媚	246
时髦	248
媚俗	249
势利	251
思考文化人经商及其他致庞进书	253
关于女性外在美与内在美	257
致思云小姐的信(一)	257
致思云小姐的信(二)	260
我的散文观	263
小说就是虚构	265
在朱鸿散文研讨会上的致谢发言	268
作家人生十问	270
秋日家书	273
 后记	 278

药叫黄连

黄连是一种药，味苦，能
清热燥湿，泻火解毒。

我出生之后，母亲看我可以
长成，属于世间的人了，便
将黄连熬成汤水灌进我的嘴
里。那时候，我履历的长度

仅有三天。母亲的用意，无疑是为了我好，但她却一直没有向我详细地解释这件事情，直到现在。知道自己刚刚出生就服下了黄连，我已经三十岁。三十岁之后，黄连的苦味才泛上我的心，我一半惊异，一半安然。我曾经要询问母亲，可见她出出进进地忙着，沉默而忧虑，便打消了这个想法。母亲老了，翻检这件陈旧的给她的要儿喂饮黄连的事情，很可能使她伤感。也许她忘却了，也许这根本就没有什么别的意思，这只是一个民俗，一个习惯，但我依然不能。万一母亲有她的蕴含，我岂不是惹了母亲。尽管她是一个农村妇女，可母亲并不是糊涂的人，而且询问的时候，我的神情会泄露我真实的境况，她一旦觉察，一定为我难过和牵挂。母亲过于器重我了，她盼我好，一切都好，这反倒增加了我的负担。从城里回到乡下，我尽量显得快活，得意，仿佛我在这个社会混得确实不错。当然，发自内心的高兴，母亲还是有的，一次是我终于考入大学的时候，一次是我首次发表文章的时候。母亲知道，这些事情是我想做的事情，梦寐以求的事情，成了，我高兴，她自然高兴。然而，人生如愿的事情毕竟是少数。

在一些日子，我早晨醒了，赖着不想起床，我想就这么睡着，一直睡下去，睡它一个有始无终才惬意。泪水湿着眼眶，房间沉寂而冰凉。活得很累，累得使人生都失去了它的意义，这么活着，确实是不如死了。然而，放弃自己所追求的，包括放弃世间认为的那种庸俗的功名，难道就柳暗花明了？我不敢这样自信。轻松地活着，差之毫厘，就是无聊地活着。这种状态，似乎并没有沉重地活着那么高明。反复考虑的结果是，在世间，人对幸福的期望程度合适才算智慧。这样想想，人生的苦味就冲淡了，而且我有黄连垫底。

笑 话

世间有很多笑话，但我疏于交游，听到的不多。笑话的作用是逗乐，给人开心。开心便能年轻，年轻当然就包含着美容了。所以，笑话胜药，也高明于按

摩。希望长寿的人，一批一批的，一会儿垂青什么袋，一会儿垂青什么液。然而，药有假药，伤害了性命。笑话却没有假的，假的笑话就不是笑话。喜欢笑话的人是众多的，不然，相声艺术便难以生存。我以为，相声便是由一个一个的笑话串连而成，可惜，精彩的少，粗劣的多。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并在那里放火杀人，肆意抢劫，慈禧却放下江山，向西安逃跑。路上，她惊而累，李莲英使用笑话为她作精神的按摩。让心理轻松，这确实是高明的方法。贾母则用笑话克食，这是她周围人都知道的。贾母养尊处优，吃的喝的极为考究，而且要听笑话。给她讲笑话最多的是王熙凤，最好的仍是王熙凤。

讲笑话是一种才能，对这种人，我一向都很羡慕。他们往往是严肃的，一本正经，但听笑话的人却被他逗乐了，有的笑得流泪，有的笑得岔气，有的则前仰后合。这种情景，总使讲笑话的人感到得意。他们当然要得意，他们控制了听笑话的人。关于笑话，我发现，在讲笑话和听笑话的人之间，构成了一个场，其场有暗示的性质，进入其场的人，就是准备要笑的，甚至一些听笑话的人，只要看见讲笑话的人，便忍笑不禁了。我对讲笑话，始终缺乏自信，朋友聚会，我从没有讲过。我曾经下了决心，要弄一个笑话在聚会的时候讲。我躲在房子反复演练，自己以为会成功，可是临阵竟退却了。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由于缺乏幽默还是由于没有心情，我不知道。王熙凤所讲的笑话，多半是损人的，以作弄他人而逗乐。刘姥姥所讲的笑话，多半是损己的，以糟蹋自己而逗乐。这而类笑话，相当普遍，在笑话的气氛之中，我曾经为之手舞足蹈。然而，我独处一隅，琢磨琢磨，却感觉笑话不是笑话。

我家的蟋蟀

那年，我家来了一只蟋蟀。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我也没有看见它，始终没有看见。到了黄昏，远方的阴影进入屋子，墙壁突然黯淡，却不是开灯的时候，

它就唱了。它的声音很轻，是秋天的声音，我觉得有些凄凉，有些伤感，那声音听起来仿佛是手触摸了一块冰冷的滴露染霜的石头。我开始听到蟋蟀的声音是惊异的，我自问它怎么来的，我在四楼，它怎么能来。我跑出书房，侧着耳，弯着腰，寻它的声音。女儿才四岁，她恐慌地贴着我，把小手塞进我的大手，尾随我寻着。我告诉她，这是蟋蟀，是好虫，她才稍稍放心。但我未能找到它在哪里，听起来，它好像在厨房的水管一带，又好像是在卧室的窗子附近，又好像是在阳台，究竟在哪里，我却不知道。未能找到蟋蟀，就是蟋蟀不愿让我看见它吧，这样考虑，我便放弃了一定要找到它的努力。到了黄昏，它就唱了，它很是准时。我觉得这蟋蟀是有什么意思的，所以，它一唱，我就将事情放下，过去谛听，我很平静很虔诚地在听，希望弄懂它的意思。遗憾我与它终于沟通不了，难以明白它在报告怎样的消息。它唱了二十一天就不唱了，整整二十一天。它的声音结束得非常干净而决绝。我已经习惯了蟋蟀的声音，一旦没有了，我竟感到寂寞和孤独。问题是它怎么来的。我猜测，它是随蔬菜来我家的，或是随一把芹菜，或是随一包白菜，或是随别的什么蔬菜吧。它到我家，当然是一种缘分，想想它，从乡村到都市，从大街到小院，而且要登上四楼，容易么？不容易，确实不容易。那年，是一九九二年，在那年的秋天，我丢了两个爱我的人。